



目 录

陈超庭

腊迪和阿秀 (员)

山妖 (员)

孙庆明

小站上的女人 (猿)

一个肾衰竭病人的最后时日 (缘)

山中明月 (怨)

李云华

土豆商人和月光 (员)

滴落的雨滴 (员)

陈正才

黑印 (员)

朱有凯

介绍人是他 (员)

隔墙 (员)

杨 川

心轨 (员)

苏忠诚

山风轻轻吹..... (圆缘)

叶儿飘过塔顶..... (圆缘)

支 识

三个小侦探..... (圆缘)

李彩林 李绍海

寻找太阳..... (猿缘)

张恩华

黄土高坡..... (猿缘)



腊迪和阿秀

陈超庭

达瓦江从横断山深处流出来，蜿蜒曲折滚滚滔滔向南奔腾。站在俄夺底岩头往下看，山岩直陡壁立，青苍苍冷森森的，晴天中午才看得到底。江水像一条玉带缠绕，像一条白链平铺，像大峡谷中浮着一缕云彩。

俄夺底这边离县城不远——一里，脚力好的马帮一天就能走到。那里有胶鞋、热水瓶、洗衣粉、肥皂、带嘴和不带嘴的纸烟，各种牌号的收音机和录音机。俄夺底那边翻过一座山再翻过一座山就到了国外，那里有玉石、珠宝、廉价的尼龙布和舶来的化妆品，还有真的假的电子表和各种款式的“难民”服装。俄夺底岩下元马山寨的村民自古以来就渴望着像当年诸葛亮南征时那样得点神韵，一纵马就跃过江去。用这边的胶鞋水瓶洗衣粉练习簿收录机换回那边的玉石珠宝尼龙布化妆品。

自古以来，元马寨男人都是不握锄头镰刀的，靠赶马帮为生。这里差不多家家都有骡马，贫富的分别，也是看骡马的多少来定。

腊迪家一匹马也没有

阿爹在时没有，老爹在时没有，大约老爹的老爹也没有，要不腊迪家老辈子人为什么不赶马做生意，要到俄夺底岩头来守这条蟒蛇似的溜索，靠给人拖马驮子过活？

从俄夺底上溯源头走百十里，往下直到兰津渡口，就数这里的峡谷最窄，仅二十来丈，用老人的话说：烟锅长一点两岸都能借火。

在俄夺底架溜索得天独厚。

腊迪是五年前从老爹手里接过溜板的，那年他只有 6 岁。一个寒冷的晚上，老爹把他叫到身边，伸出羸弱的手抚摸着他的头说：

“腊迪，老爹对不起你。我曾经答应过你，苦到钱要带你到老缅去找回你的阿爹阿妈，可是老爹没能攒下钱，没能攒啊……”

他剧烈地咳嗽，腊迪忙替他捶背，喘息一阵他又说：

“腊迪，你走，走吧！离开这里……溜索会像大蟒一样缠死你，老腊家的子孙再不拖、拖驮子了……会穷，穷死的啊！”

老爹的手颤抖着，昏暗的眼睛里滚下两颗泪珠来。

其实老爹是攒了些钱的，起码够买两个马驹，如果不喝酒，买个骡子也够了。老爹把钱放在一个瓦罐里埋在房后的泥土中，后来那些纸币全霉坏了。他没有流泪，只是把那些霉纸扔进火塘里，叹息着说，这是命，老腊家的命里注定养不了马，命啊！

老爹死了，腊迪心里空落落的。那天下了大雪，大地一片洁白，树木被雪覆压着，房子被雪覆压着，腊迪的心也被雪覆压着。

他去找村长。村长问他：

“下老缅地，你有钱吗？”

腊迪摇头。

“要不要讨饭的钵头，给你一个。”



“我想种地。”腊迪说。

“你会种洋芋？会撒荞子？包谷籽种咋个挑选？我说你呀，腊迪，放着自家的良马不骑，骑人家的毛驴。”村长拍拍他的肩膀，“回俄夺底去，拖你的驮子，只是莫学你老爹酒壶挂在溜索上，达瓦江的水都喝得干的。好好干，苦上三五年，也该找个女人了。”

腊迪又回到俄夺底溜索边。

一千五年，腊迪却没有攒起钱来。

村长说，商品社会，溜索也要承包的，每年给村里交一百块钱，另外过“盍什”节时买条黄牛宰了请村人吃顿牛肉烂饭。

他仍住在岩脚那两间闪片房里——这是老爹留给他的财产。屋子里很寒酸，一个火塘差不多占去了一半屋地，火塘里永远炼着疙瘩柴，屋子熏得漆黑。屋子的一角堆放着几条羊皮口袋，里面装杂物和粮食。旁边铺一条胡乱织成的狼皮褥子，上面扔一条很旧的毯子，那是睡觉的地方。

每天清早，腊迪起来，从羊皮口袋里挖出一碗米，一碗包谷砂，掺两碗水——他从来不淘米的。然后把吊锅挂在火塘的铁钩上，就到岩头上去。中午回来揭锅就吃，不论生熟。

一年四季，已成了定律。

有时，人还睡着，金鸡山那边传来“哦嗬嗬——”的长音，这是要人溜驮子的呼唤。他忙不赢煮米，就捧几个洋芋埋进炭灰里当顿。

腊迪拖驮子很特别，先自己滑过溜索中腰，再叫赶马人把在溜板上捆紧的驮子溜下来。到驮子溜不动了，他就滑过去，用腰间的绳子拴住驮子，然后用手把住溜索，凭着臂力

一寸一寸往岸边移。远远看去，像一只小小的甲壳虫在拖一个大大的橡实。

阿秀说他：

“你为哪样不把腰上的绳子连长一些，人滑到岩边后再用手拖，你那种方法像老牛拖石碾子，费力。”

听到这种话，腊迪就惊愕地瞪大眼睛，他说：

“这方法不好？老辈人都这种拖。你说费力，我咋不觉得？”

说话的时候他有些得意，就像在嘲笑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提出的问题太过于幼稚。

腊迪收费也很特别。村长知道他没进过学堂，掌握不了标准，就派人在岩边钉块木牌，写上每类驮子的过溜价格，要人们照此执行。譬如一副驮子伍角钱，三副就该给一块伍角，精明的赶马人却不这么办，他们给他一枚伍角的硬币，再给他一碗米或一碗包谷砂，他也就心满意足地接受了。反正粮食也要钱买的。

他一般是不要纸币的，老爹买骡子的钱霉坏以后，他对纸币就有些深恶痛绝。他要硬币。壹分两分伍分壹角伍角壹圆的全要。实在没有硬币的他才收纸币，每过三五天他就把纸币送到村长那里，要他记在那一百块钱的账上。

他像老爹一样把钱放在一个罐子里，埋在只有他才知道的地方。

门一年四季不锁，客人来了自己烧开水泡茶、吸水烟筒、支吊锅煮饭吃。有的客人还喝酒吃肉，行令猜拳，有时喝得醉熏熏的，走路摇摇晃晃，过溜时让腊迪用皮条扣得死死的硬拖过去。



阿秀是两年前的春天来的，那时满山的杜鹃花已经开了，一簇一簇红艳艳的。坐在俄夺底岩头，常可以听见雉鸡“啾哈、啾哈”的叫声，可以看见公雉鸡拖着美丽的长尾巴飞过大峡谷去寻找自己的伴侣。

阿秀还有一个母亲，已经很老了，脸像风干的桔皮。阿秀只二十岁左右，模样长得很漂亮，皮肤红润红润的，眼睛像山泉一样亮。

她们是村长带来的。村长对腊迪说，把你那间堆柴火的房子收拾一下，让她们母女住，她们想在这里摆个小摊子，做米凉粉卖。又说是件好事情，可以方便客人，腊迪你忙起来的时候也可以有个碗端。

村长交待完就走了，腊迪帮着卸随来的马驮子：一套简单的行李，一副小石磨，一个小竹篓里装着锅瓢碗盏之类。

卸完驮子，又忙着去收拾房子——其实里面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只不过打扫一下而已。见腊迪去拿扫把，阿秀说：“费心了，我自己来。”说着去夺扫把，腊迪不知怎么就放了手，任阿秀拿了扫把走进屋去。

那屋里的尘灰不知有多厚，刚扫一会儿，屋里就扯起一张灰幕，雾腾腾的。

晚上，腊迪睡在火塘边，夜已经深了，隔壁的母女还没有睡。她们在用那一副小石磨磨米浆，石磨碌碌有节奏地响着，像一只催人入眠的小曲。

板壁的缝隙里挤进一缕窄窄的昏黄的灯光，映在腊迪的脸上，他眼睛盯着黑洞洞的屋顶，脑子木木地转动。

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也有一盘小石磨的，过年前阿妈用它磨米面做年糕。也是火塘边，也是一盏昏黄的菜油灯，他偎在阿妈身边，笨手笨脚地帮着往磨眼里添米。添着添着头

便沉沉地垂下去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阿妈已捧着一碗喷香甜腻的年糕送到自己面前……

第二天，太阳照到树梢上时，腊迪醒来了。他睁开眼睛，只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嘴里一阵阵的苦涩，他抓过铁壶就着壶嘴咕嘟咕嘟喝一气冷水，然后坐在地上大口地喘气。

阿秀飘飘地走进来，手里托着一只大碗，里面盛满着米凉粉。

“我们的米凉粉不好吃，请腊迪大哥莫见笑，尝个新鲜吧！”

腊迪惊慌失措地站起来，忙不赢地道谢，然后给阿秀让座。

阿秀把米凉粉放在火塘边的墩子上，关切地说：

“大哥莫不是病了，昨晚睡的不踏实呢！我们喊过你三次，没个应声。要不要找个太医看看？”

被人窥破心事，五尺高的汉子红了脸。他觉得有些受辱，便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嘿，生病？我腊迪都会病？铁打的骨头铁打的筋。昨晚我是梦见撵麂子哩。”

阿秀笑笑，识趣地说：“那也要爱惜自己，莫要累着才好。”

她告退出来。

腊迪看都没看那碗凉粉，抬脚出了门。

等腊迪拖过五六副驮子从岩头下来，阿秀母女已在那棵大青树下摆开了摊子。几个客商和元马寨的马锅头在谈价钱，赶马人则围坐在摊前吃凉粉。

雪白雪白的凉粉，香醋散发着淡淡的酸味，辣油里混合着土花椒粉，面上覆盖芝麻，小葱，蒜泥……



荒山野岭，能调配出这么多花色，这不是变戏法吗？腊迪有些吃惊。看人家吃得津津有味，他不由饥肠辘辘。推门进家，那碗凉粉还摆在那里，他也再顾不得许多，端起来就吃。

麻麻的、辣辣的、酸甜酸甜，吃过之后还有无穷回味，由不得人不想吃。腊迪洗了大碗，径直走到摊前，不看阿秀，只朝着阿秀妈说：“大妈，我来还碗，谢你的凉粉，给多少钱？”

阿秀却来接嘴：“请你的，哪个说要钱。”

腊迪在条凳上坐下，“请客？我天天吃，看你天天请？”说话间却把一枚壹圆的硬币压在案板上。

“大哥这样认真，我们只好见小了。”阿秀妈收起硬币，端出碗凉粉，又找还他七角纸币。阿秀正鸡啄米似地添佐料，见阿妈递出纸币，也不说话，只放下碗，夺过纸币，在竹篮里翻出个五角和两个壹角的硬币齐齐擦放在腊迪面前。

这姑娘倒像个尼扒一样，会拿捏人的魂魄哩。腊迪心里有些不安，吃起来就不像先前有味道。

有时阿秀家的凉粉卖得很快，太阳偏西就卖完了。她泡了米，闲着无事就到岩头上看腊迪拖驮子。

峡谷里弥漫着淡蓝色的青烟，江水看得不太分明。胳膊粗的溜索横在空中，闪耀着桔红色的光芒，远远看去像一条倒悬的彩虹。

腊迪过溜索很逍遥——他从不用皮绳把自己在溜板上扣紧，只用脚轻轻勾着溜板绳。他也不像胆小的人那样闭铁了双眼。他像腾云驾雾往仙宫去做客一般飘飘摇摇。

第一次看见腊迪，阿秀有些怕他。他长得粗壮、剽悍，露出发达的胸肌，手臂像栗柴棒子般结实。他的头发很杂

乱，脸上满是污垢，让人看不清他究竟有多大年纪。

没想如此剽悍的人还那样灵巧，当着阿秀的面，他故意炫耀自己，不用溜板，凭着手脚的力量，像只灵巧的猿猴从溜索的这边爬到那边，又从那边再爬过来。在峡谷中间还双脚勾住溜索做个空中倒悬，叫人看了捏一把汗。

阿秀是坝子上的人，她见腊迪那样逍遥自在，忽然想起小时阿爹在门口青树上为自己吊的秋千，自己在上面荡过的童年。

她忽然对溜板亲切起来，对腊迪说：

“大哥，让我过溜好不好？”

“你敢过溜？”腊迪不屑地说。“坝子头的女人，莫把尿吓出来。”

“你莫小看人，我溜给你瞧。”

阿秀往溜板上坐，腊迪要替她扣皮绳，她挡开他的手，自己扣。

坐上溜板，蓝莹莹的峡谷像忽然变深了一样，金鸡山也好像遥远起来，溜索在轻轻晃荡，像一条蛇滑溜溜的脊背。阿秀有些犹豫，但一看到腊迪嘲弄的目光，便铁了心，她把眼一闭，说：“溜。”

“真溜？”腊迪问。

“莫嘞，松手。”

溜板梭下去了，在哗啦哗啦的声响中，冲向峡谷，冲向江流，冲向岩石……阿秀觉得手脚不是自己的，身子不是自己的，自己被一双愤怒的大手捏着，往死亡的峡谷里捺。

裆里一阵热热的，她晕过去了。

她是被腊迪双手托着送回家去的。阿妈掐她的人中，她好半天才苏醒过来，浑身颤抖。



山神拿去的魂山神送回来，
水神拿去的魂水神送回来，
树神拿去的魂树神送回来，
阿秀回来呵，回来呵——
声音幽幽的，凄厉而深长。

第二天，腊迪在山上躲了一天，他怕见阿秀。

晚上，阿秀来了。她已复原，只是精神还有些倦怠。

腊迪心里歉疚，又不知该咋个表示，就问说你好了？她说好了。又说你不怪我？她说不怪。腊迪很高兴，连忙让座、沏茶。

阿秀笑了，一排石榴籽般的牙齿很好看。

第二天，腊迪上山打了两只雉鸡一只野兔送给阿秀，要她补补身子。

阿秀把野兔黄焖，雉鸡爆炒，上桌之后，来请腊迪一起吃。

腊迪从来没吃过这么有味道的菜。平时，猎到兔子雉鸡和别的小野物，他都一律剥掉皮，砍成大块一锅煮，熟了烧几个糊辣子打蘸水吃。

腊迪吃了许多肉，喝一大碗酒，阿秀只喝一点点，脸却红得像块彩云。

门外山道上传来马铃声，有人唤：“哦嗨，老俵！”

腊迪起身往外走。阿秀阻拦他，说：“你喝多了酒，不能去拖驮子。小心掉进达瓦江。”

腊迪推开她，说：“喝了酒人更有劲，拖驮子更有力。”

每天人来人往，逐渐地阿秀认识了许多赶马人。人们帮她捎米、捎油盐、捎各种佐料。有人送她玉镯子、镀金耳环和珊瑚珠贝等。

人们坐在摊子旁边的小木凳上，一边喝酒一边和阿秀说笑：

“阿秀，晚上睡觉怕不怕老鼠？”

“阿秀，给个小猫给你作伴要不要？”

“要。”阿秀回答。

“我的小猫晚上钻人的怀窝你怕不怕？”

阿秀不说话。

“钻人的裤裆你怕不怕？”赶马人得寸进尺。

人们嬉笑起来。

趁人不备，阿秀一瓢冷水兜头泼去，说话人防不到这一手，淋成个水獭猫。

做得过分了，妈就借故拿东西支使阿秀回屋里去。有人醉眼朦胧跟了过去，刚到门口，冷不防一颗麻栗果弹射过来，直直打在脑门上。仔细一看是腊迪斜依在门外的青树上，横眉怒眼的，知是碰上了守护神。只好快地回到小凳上去。

魏福寿又来了。

他没有马帮，单身一人，背一个山里人常用的竹篾背箩，看不清里面装的什么。他大概走了一夜山路，宽大的裤角被露水打湿了，头发也湿漉漉的，在早晨的阳光下蒸腾着热气。

他从前是有马帮的，腊迪帮他拖过驮子。他做过药材生意，把那边的黄连收进来，再到这边的县城卖给外地来的贩子。后来他又卖化妆品，卖难民服。

他总摇头说生意难做。腊迪看见他原先只有两匹瘦马，后来换了两头大骡子。再后来他不再自己赶马，每次都雇一



队长长的马帮，浩浩荡荡。魏福寿骑一头大青骡子，派头十足。在俄夺底岩头马帮打回转时，腊迪看见他付工钱，票子花花绿绿一大把，新得能把人的耳朵割下来。

腊迪讨厌魏福寿，说他像个跳脚骡子，哪个靠近身边都想尅起蹄子踢人。

他的货就像是金宝卵，每次过溜前，腊迪已经在溜板上搁好驮子，他还要去亲自摸一摸，生怕拴不牢靠让他的货滚到达瓦江中——腊迪可从来没出过这种差错。

有时独来独往，背个小背箩，过溜时决不要腊迪帮忙。谁要是碰了他的背箩，他就会瞪大眼睛骂人。

阿秀很喜欢魏福寿的到来，亲热地叫他“三舅”，每次来都要杀只鸡招待他。阿秀妈却很冷淡。

魏福寿在阿秀屋里睡了一整天。

太阳落山时候，阿秀来找腊迪。她说：

“后天就是‘盍什’节了，我本来答应和你一起去寨子里跳锅庄的，但舅舅说我表哥要娶亲，让我去帮几天忙，我去三五天就回来。”

她送给腊迪一套新的对襟衣服，一个青布包头，还有一串贵重的玛瑙串。她要腊迪亲自试一试服装，说是她辛苦了七八个晚上才缝好的，要看一看合不合身。腊迪很不好意思。他洗过脸，刮尽胡须——他每年就“盍什”节刮一次。然后任阿秀给他扎好包头，戴上珠串，又换好新衣，佩上长刀。

腊迪脸涨得通红，手脚不知道该如何摆放。

阿秀很高兴，她说：

“这才像条傣傣汉子，去跳锅庄吧，不愁找不到合心的舞伴。”

阿秀走了，和魏福寿一起走的。

腊迪一个人去过“盍什”节，人们一见他都说：

“嗨！腊迪发了！”

“哟！腊迪真精神！”

有人想起他老爹的遗愿，就拍胸脯：

“买大骡子大马，我包了，保证亏不了你，腊迪。”

腊迪脸上很高兴，心里却有些空虚。

跳锅庄的时候，他的脚总是错，不该转身时他转身子，该停步时他停不下来，几次撞在别人身上。

他很难堪，就离开舞圈走到丛林里去，掏出小闷笛一个人幽幽地吹，吹得很悲凉。

阿秀是在“盍什”节五天后返回来的，她给腊迪带来许多好吃的东西，还有一把金黄金黄的烟叶。她还给阿妈买了副玉镯子。

腊迪很高兴，阿秀妈却一点也笑不起来。

那天半夜，腊迪被一阵压抑的争吵声吵醒，他听见阿秀妈在低低抽泣。阿秀哀告：“阿妈，我就再做一次，最后一次了……赚了钱就回家去，还债、起屋……”阿秀妈说：“昧心的钱我不要，不要，我不怕穷，我只要能和你在一起……”说着又哭。阿秀也哭，说话的声音低下去了。

第二天，腊迪看见阿秀，她像瘦了一圈，眼角里有泪痕。他喊住她：

“你家里缺钱么？”

阿秀摇摇头。

“你阿爹住院么？”

阿秀点点头：“住过，已经死了，欠了不少债。”

腊迪不再说话，他扛起锄头走向屋后，不一会捧来一个



沾满泥土的瓦罐，他把瓦罐翻过来，哗啦啦倒出一大堆硬币，壹圆伍角壹角伍分两分壹分全有，像一座金银的山包。他对阿秀说：

“这些钱都给你，你拿去还债吧，不知够不够。”

阿秀慌了，连忙推说：“不，不，我不要你的钱，我有钱的。”她掏出一大沓钱，“你看，腊迪，我有好多钱的，够还债了，够了……”

她踉踉跄跄奔出门去。

时间大约又过去了一个月。一天中午，阿秀刚把凉粉摊摆出来，突然来了两个穿制服的警察——他们是村长带来的。他们问了阿秀几句话，有一个警察就取出一副手铐戴到阿秀手腕上。

他们要带走阿秀。

腊迪不允许，他取出长刀横在山道上。

村长说：“腊迪，你莫发疯，阿秀参加贩毒，卖海洛因，违反了国家法令，要抓她去坐监牢。”

警察向腊迪讲了许多打击贩毒的道理，也没管他听懂没有，带了阿秀就走。腊迪真的发了疯，他两眼充血，眸子里闪着凶狠的光芒，他举起长刀，一字一顿地说：

“哪个带走阿秀，我就劈了他。”

阿秀妈扑上来，抱住腊迪的手臂，哀哭着说：“让她走，让她走——”

阿秀走了，被警察带走了。

阿秀走了，阿秀妈无心再做生意，她整天地哭。腊迪送来饭菜她也不吃。她骂魏福寿，也骂阿秀。

第三天，阿秀妈病倒了；又过了一些日子，阿秀妈死了。

腊迪用自己的钱给阿秀妈买了棺木，置了寿衣，把她葬在屋后的山坡上，立了块碑。他相信如果阿秀还能回来，在山道上就能看见阿妈的坟墓。

这天清早，腊迪穿好阿秀做的衣服，结好包头，戴上珊瑚珠串，挂好长刀——一副出远门的样子。

他走上俄夺底岩头，太阳出来了，溜索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像浮游在云雾之上的蛟龙——不，不是蛟龙，是蟒蛇，它吞食了阿爹阿妈，现在又吞食了阿秀，他忽然对溜索厌恶起来。

他坐上溜板，从容地溜下，最后一次享受、体会其中谁也说不出的舒坦——也有人说是惊恐——这种体会他没有。

到了大峡谷中间，溜板停止了滑动，腊迪闭上眼，默默地为阿秀祝愿了一阵，然后抽出长刀，用足力气向溜索砍去。一刀、二刀、三刀……“嘣”一声脆响，溜索断了。腊迪只觉得自己在天空中飞起来，飞起来……

终于，腊迪和大峡谷融为了一体。

原载《边疆文学》~~2005~~2004年第1期



山 妖

陈超庭

长长的玉带河缠绕着老青山，从它的脚下缓缓流过，把山里的世界和山外的世界隔绝开来。老青山里面大山接着大山，山上是浩瀚无垠的大森林，青苍苍的。山南的峡谷上有一座木桥接通山里山外，桥桩是木头的，立在突兀的岩石上，像两对长腿高跷。桥边的山坡上，辟出一片地，盖了两间房，县林业局在这里设了个林管站。如今是封山季节，这里长年驻守的只有一人。偌大个山林，葫芦瓶口般的隘口，真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样子。

一天，县林业局的一辆吉普车顺着蜿蜒的盘山公路来到桥边，扔下一袋米，一块肉，一捆行李卷，一个三十出头的汉子。这人就是我。原先守卡的人叫李德明。李德明先在屋里装作收拾东西，磨磨蹭蹭不愿出来，随来的李科长催了他三次，他走到门外，又站在桥边那块厚厚的青石上望了一阵，才长长地叹口气，走下石块，钻进车去。

我知道他等谁。我也知道他等的人不会再来。

车子发动时，他突然从车窗里伸出头来，诡谲地笑笑，压低声音说：

“小心，山妖！”

车子很快爬到山的那一边，遗下个孤零零的我，品味着李德明意味深长的提醒。